

下 册

郑振铎选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985年 9月 2 日 2时 40分 收



下册

郑振铎选集

陆荣椿 编选

第 三 辑

散 文 游 记

第三編

附錄

迂缓与麻木

自上海大残杀案发生后，我们益可看出我们中国民族的做事是如何的迂缓迟钝，头脑是如何的麻木不灵。我揣想，如此的空前大残杀案一发生，南京路以及各街各路的商店总应该立刻有极严重的表示。然而竟不然！此事发生时，我不知其情形如何；然而当发生后二小时，我到了南京路，却还不见有一丝一毫的大雷雨扫荡后的征象。直到了先施公司之西，行人才渐渐的拥挤，多半伫立而喁语。至于商店呢，一若无事然，仍旧大开着门欢迎顾客。只有当枪弹之冲的七八家商店关上了店门。我不明白，我们民族的举动为什么如此的迂缓迟钝！也许是大家故示镇定，正在商议对付方法吧？！夜间，我再到外面作第二次的观察。一路上毫无什么可注意的现象。各酒楼上，弦歌之声，依然鼎沸。各商店灯火辉煌，人人在欢笑，在嘲谑。我在自疑，上海不是很大的地方，交通也不算不方便，电话，电车，汽车，马车，人力车，全都有，为什么这样重大的消息传播得如此的迂慢？我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：“上海难道竟是一个至治之邦，‘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’的么？”又到了南京路，各商店仍旧是大开着门欢迎顾客，灯光如白昼的明亮，人众憧憧的进出。依然，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，什么特异的悲悼的表示也没有！直行至老闸捕房口，才觉得二三丈长的这一段路，灯火是较平常黯淡些，闭了的商店门也未全开。英捕与印捕，乘了高头大

马，闯上人行道，用皮鞭驱打行人。被打的人在东西逃避。一个青年，穿着长衫的，被驱而避于一家商店的檐下，英捕还在驱他。他只是微笑的躲避着皮鞭。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。这给我以至死不忘的印象。我血沸了，我双拳握得紧紧的。他如来驱我呀！……皮鞭如打在我身上呀！……但亏得英捕印捕并不来驱逐我。当时如有什么军器在手，我必先动手打死了这些无人道的野兽再说！再走过去，景象一如平日，又是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。我又在自疑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什么严重的悲悼的表示呢！？难道商界领袖竟没有在商议这事么？难道在商议而尚未确定办法么？“迟钝，迟钝！”我暗暗的自叫着。回转身，到西藏路，望见宁波同乡会门口有黑压压的一大堆人。我吃了一惊：“又发生了什么事？也许商界在这里会议？群众在这里候大消息的宣布？”匆匆的走近，“失望”立刻抓住了我的心，我的热泪立刻聚挤在眼眶中了。原来是一个什么“南大附中平民学校游艺会”正在那里开会！我自己愤骂道：“还开什么游艺会！还不立刻停止么！？”唉，我失望，什么也使我失望！第二天是星期日，我又出去观察一次，还是什么悲悼的表示也没有。“迟钝呀！麻木呀！”我又在自叫着。下午是某人为他的父母在徐园做双寿，有程艳秋的堂会。我不能不去拜寿，一半因为大家都出去了，什么朋友也找不到，正好趁空到徐园去，一半也要借此探听些消息。但我揣想，堂会是一定没有了，客一定不多，也许“双寿”竟至于改期举行。到了徐园门口，又使我明白我的揣想是完全错了。什么都依旧进行。厅上黑压压的坐着许多骄贵的绅士们，艳装的太太们，都在等候着看戏。招呼了几个熟人，谈起了昨天的大残杀，他们也附和着说道：“不应该，不应该！”然而显然的，他们的脸上，眼中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愤！（也许我的观察错了，请他们原谅。）大家说完了

话，又静静的等候着看戏。我没有听见再有什么人说起一句关于这个大残杀案的话。“麻木，淡漠，冷酷？！为什么？”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。

约有四十小时是在如此的平安而镇定中度过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商店才不复照例开门。听说还是学生们包围强迫的结果。事后，商会的副会长想登报声明，这次议决罢市是被迫的。亏得被较明白的人劝阻住了。

“唉！迂缓，麻木，冷酷？！为什么？”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。

六月二十六日，追记

原载1925年7月5日《文学周报》第180期

街血洗去后

什么事也没有如“五卅”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，使我惊怖的了！

那日的下午五时，我坐车至大庆里，到一家书铺里去看看有什么“线装书”好买。车子刚到浙江路南京路口，便觉得道路上的情形与往日不同。电车是照样的开行着，汽车，人力车也川流似的驶走着，两旁商店照样的开着门欢迎顾客。行人道上拥挤着人群，与往日一切相同。然而总觉得有一种绝不相同的气象在。人人都停立在那里，好象被什么大惊悚吓得痴呆了。由眼睛中显得出有的人是带着大恐怖的情绪，有的人是带着疑问而不意的惊恐。我呢，自然也是疑问而惊恐。

车子走到南京路，看见两旁站着许多气概凛然态度凶横的英捕，与不穿制服而带着枪械的英人，有的横立在路中，好象有什么严重的警备。是火灾，是什么大盗警罢，我这样的想着。市政厅与云南路一带，戒备得尤严。情形更不对了，有好几家店铺是闭上了铁门，驻足而观的人更多。

车子停在大庆里口。平素深夜绝不关闭的里门，现在也闭上一扇。我问车夫“什么事发生了”，他说：“打杀人，打杀人！”我也不能细问，便下车进了里门，到那一家熟悉的书铺里去。我见他们的店伙，都拥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门口看什么东西。我也拥

出去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街上的人极多，多带着惊恐未定或疑因而惊奇的神色，我明白必有什么空前的大事发生。奔进书铺，去问铺主，——我的一个朋友。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我问他。他道：“学生闹事，不得了！不得了！巡捕开排枪，打杀了几十个学生。”这如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霹雳。使我惊吓得好一会不能开口。我如在梦中，想这也许是做梦罢！南京路，开排枪，杀死学生，这几件事怎么会联结在一起的？我绝不相信，绝不相信！我的朋友接说道：“早晨，有许多学生被捕入巡捕房了。下午一时许，他们在先施公司之前，集合大队讲演，白旗满街飘扬着，车马都不能通行。巡捕捉去了好些学生，路人与其余的学生，都跟了被捕学生走，有好几万人，好几万人，拥挤在老闸捕房之前，于是巡捕开枪了！”我于是才知道这居然是真实的大事变，不是梦，绝不是梦，我全身似为愤怒的火所烧灼着。我叫道，“就是学生讲演，也不至于被杀死呀！南京路，南京路，怎样会放起排枪来！”也顾不得我的朋友，只当他是捕头，在严厉的质问着。“我们且出去看看罢。”

于是我们走在街上，由西藏路口，走到永安公司，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。有一家店铺，正在打扫破玻璃。“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，”我想着。街道上是的灰色的，并不见有什么血迹。——血一大堆的，一大堆的，都是冲洗去了。——要不是群众如此的惊骇而拥挤着，我几乎不能相信一点三十分之前，在这里正演着一出大残杀的活剧！再走下去，行人渐少，看不出什么紧张的空气，只有几个人靠在店柜上惊奇的喁语。

夜里，我又与一位前辈同到南京路去。灯火闪耀的明亮着。语声，笑声，笙歌声，依然的。店门大张着，顾客陆续进去，依然的。要不是老闸捕房门口戒备森严，要不是巡捕骑在马上，手执着鞭，跑上行人道，驱打人，我绝不相信那天下午曾有空前大

残杀事件发生。转了一弯，看见宁波同乡会前拥挤着许多人。我们一惊，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。怀着戒备心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南方大学平民学校在那里开游艺会！

原载1925年7月10日《小说月报》第16卷第7号

“南京路屠兽场”一个西工部局所属的屠宰场，因被杀者太多，已无法容纳。于是，在六月一日，即大雷雨之后，不继之以大雷雨。于是，在南京路屠兽场一带，群众尤较平日为拥挤。学生们以更勇敢的精神，在四处散发传单。无数的市民帮助着他们，或将传单贴于柱或板上，或代为转播，人人都激动着，在兴奋中带着悲愤，似在战场上的复仇武士。电车中空空的，一个乘客也没有。无知的乘客不是没有，却都被群众所阻止，所拖下。群众

六月一日

大雷雨之后，不料又继之以大雷雨。

南京路成了屠兽场。被杀者之血，溅满了好几丈阔，好几丈长的东方最繁华的街道，染得灰色的路变作紫红色。但被几阵的自来水的冲洗，街血也便随了染成红色的水，流到沟中，流到黄浦江中，流到大海中，而不见什么痕迹。街道又回复最繁华的状态。车马与行人，走过屠兽场时，已不见一点的屠杀的标记。整洁的灰色路，仍旧是整洁的灰色。然而，在有“人”的心者的眼中，脑中，红红的被屠杀者的血，是永远洗涤不去的。红色的帘，似永远的挂着。他们悲愤，郁怒，至于极点。于是第二天，便是冷静的镇定的商界，也不能不被这大雷雨所震动（虽然是被强迫的），而决议于六月一日罢市了。

六月一日是异常可纪念的一天。清晨，所有的商店都未将昨夜安放上的店门卸下。一条一条的街道，两旁的店门都关闭得紧紧的。正似旧历新年元旦的清晨。门板上贴了无数的大的、小的、写的、印刷的传单。有的是红色的，有的是蓝色，黑色。街上行人极多。南京路屠兽场一带，群众尤较平日为拥挤。学生们以更勇敢的精神，在四处散发着传单。无数的市民帮助着他们，或将传单贴于柱或板上，或代为转播，人人都激动着，在兴奋中带着悲愤，似在战场上的复仇武士。电车中空空的，一个乘客也没有。无知的乘客不是没有，却都被群众所阻止，所拖下。群众

聚集得更多了。密密的，黑压压的拥挤于两个“太太们的乐园”之前。显然的，这是一个密云未雨的时期。

如此的经过了几个小时。

屠杀者呢？他们竟忘记了我们的群众么？前日的大屠杀，是已满足了他们的渴欲饮血的贪念么？不然，不然！他们正在预备第二次的大宴呢。隔了不久，大雷雨便又开始了。

在以前的屠兽场之前方，他们又开辟了一座大屠杀场。

在这次大屠杀未开始时，先之以自来水的冲击。他们以最粗的水管，向密集的人群冲着。当其冲的，立刻被击倒了几个人。他们是受伤了。浑身是水的人无数。街道上，全是水流，被滑倒的也不少。然群众未即退尽。勇敢的还未肯带着全身湿淋淋的衣服回家。“愤怒”是在群众的头顶上飞翔。中群大躁动，中群前立刻，屠杀者又施展其“有驱散群众最好的效果”的手段了。一队全武装者向群众跑步而来。指挥者下了一个暗令。于是那些武装的野兽，便擎枪向群众放去。这完全出于我们的群众的意外。他们满以为“血”是不至于再见，水已是现在最够用的驱散群众的工具呢。万不料，屠杀竟又开始。这是一个绝大的霹雷，震得群众心胆俱碎，莫知所措。在后者见前者奔避不遑，则亦努力向后飞逃。而惨酷无伦的枪声，即于群众惊扰时，陆续的向他们放射。噼噼啪啪的不断的响着。无辜者的血，飞溅在街道上，又将它染成紫红色。伤者倒在地上呻吟，死者静静的躺着，血如川流似的从伤口涌出。群众已四向奔避得无一人留着。同来的伴侣，谁也不能相顾。伤者不能扶去，更不能一临视死者。屠杀者的伤车，如已预约好似的，即于是时，驶到伤亡遍地的大屠场，从事于收检，死者是一车二车的载去，伤者又是一车二车的载去。于是，又是几阵自来水的冲洗，溅满街道的无辜者之血，又随了染成红色的水，流到沟中，流到黄浦江中，流到大海中，

向光明走去

谁都喜爱光明的。虽然也许有些人和动物常要躲在黑暗之中，以便实行他们的阴险计划的，但那是贼，是恶人，是鸱，是蝙蝠，是狐。凡是人，是正直的人或物，总是喜爱光明，总是要向光明走去的。

黑漆漆的夜，独自走在路上，一点的星光，月光，灯光都没有，我们心里真有些怕。夏天的暴雨之前，天都乌黑了，无论孩子大人，心里也总多少有些凜凜然的，好象天空要有什么异样的变动。小寺的幽斋中，接连的落了几天的雨，天空是那样的灰暗，谁都要感到些凄楚之意。

但是太阳终于来了。接着夜而来的是白昼，接着暴雨而来的是晴光，接着灰暗之天空的是蔚蓝色的天空。那时，不知不觉的会有一阵慰安快乐的感觉，渗入每个人的心里，会有一种勇往活泼的精神，笼罩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在黑暗中走着的人，在夏雨中的人，在灰暗的天空之下的人，总要相信光明的必定到来。因为继于夜之后的一定是白昼。夜来了，白昼必定不远的。继于阴雨之后的，一定是阳光之天。雨来了，太阳必定是已躲在雨云之后的。

那些只相信有阴雨之天，只相信有夜的人，且让他们去。我们是相信着白昼，相信着阳光之必定到来的

现在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时代呢？我猜一定不会错，每个人一

听到这句问话，都必定要皱着眉头，在心里叹着气答道：“黑暗时代！”

是的，是的，现在是黑暗时代。

政治上，社会上，国际上，家庭上，有多少浓厚的阴影罩着！且不必多说，这许多，许多黑暗的事实，一时也诉说不尽。

但是“光明”已躲在这些“黑暗”之后了！我们要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。我们不仅相信，我们还是要迎着光明走去！譬如黑夜独行，坐在路旁等天亮，那是很可羞；如果惧怕黑夜而躲进小岩洞或小屋之内，那更是可耻。

我们去相信光明必定会到来，我们迎上去，我们向着它走去！
不真在黑夜中，踽踽的走着，到了天亮时，我们走到目的地了，那是多末快慰的事呀！

那些见黑暗而惧怕，而失望的，让他们永躲在黑暗中吧；那些只相信有黑暗而不相信有光明的，也让他们生活于黑暗之洞里吧。我们如果是相信“光明”的，我们便要鼓足了勇气，不怖不懈，向着光明走去。

我们不徬徨，我们不回顾。人类是永续不断的一条线，人间社会是永续不断的努力的结果。我们虽住在黑暗之中，我们应努力在黑暗中进行，但也许我们自身，是见不到光明的。人类全体永续不断的向着光明走去，光明是终于会到来的。

走去、走去，向着光明走去。

光明终于是要到来的！

1926年5月22日

原载1926年5月30日《文学周报》第227期。

《山中杂记》前记

——山中通信

亲爱的诸友：

二十四日，很早的起来，几乎近二三年来没有起得那末早过，匆匆的赶到车站，恰好高先生和唐先生也到了。这一次真不能不走。一则因为有好同伴，一路上可以谈谈，二则在上海实在不能做事，几乎有两个礼拜没有做事了，再不到清静些的地方，专心做些事，真要不了。因此便决心立刻走。

也许是靠了一班英美的贵族（在中国他们真的是贵族）的力量吧，由上海到莫干山，一路上真是方便。铁路局特别为游山者设了种种的便利的运输方法，到了艮山门（杭州的近郊）早有一列小火车在等着我们到拱宸桥了；到了拱宸桥，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们到莫干山前的三桥埠了；到了三桥埠，又早有许多轿夫挑夫在等着我们了。上了轿，行李无论多少，都不用自己费心，花了挑力，他们自然会把这些东西送上来，一件也不会少。比我们苏州扬州的旅行，还要利便的多。一点麻烦也没有，车轿夫包围之祸也没有。如果旅行是如此的利便，我们真要不以旅行为苦而以为乐了；如果天目，雁荡，峨嵋，泰山诸名胜，也有那末样的利便，我想中国一定可以有不少人会诱起旅行的兴趣的。

话说到此，我们却不能光羡慕他们洋贵族的有福气，光嫉忌

他们的有势力。我们自己不去要求，不去创造，幸福与势力，自然不会从天而降了。原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看不惯的事，就要设法改革，一受了什么委屈，就是大声控诉（不管这些控诉是否有效），与个人，与公共有妨碍或不便利的地方，便要写信或亲自去闹，去质问；人人如此的注意到，如此的关心到，个人与公共的幸福与势力，当事者自然的会一天天的晓得改良，以适应大家的需要，以免得大家的责备了，自然的会注意到个人与公共的安全与幸福了。试问我们有没有如此的注意到，关心到自己的与公共的幸福呢？请想一想，我们自己愧也不愧！

在《山中通信》这么清雅的题目之下，却一开头便写上这么一段的大议论，也许要引起一般雅士的厌弃，好在我的通信本也不预备给那些雅士看的。

沿路的景物真不坏，江南的春夏原是一副天上乐园的景色。一路上没有一块荒土，都是绿的稻，绿的树，绿的桑林。偶然见些池塘，也都有粗大的荷叶与细小的菱叶浮泛在水面。在汽船上，沿河都是桑林与芦苇。有几个地方，水的中央突出了一块桑田，四周都是碧荷荷的水，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绿萍；一二小舟，在那里徐徐的往来，仿佛是拾菱角的吧。我们的船一经过，大浪便冲上这些岸边，至少有千百的浮萍是被水带上岸滩而枯死的。轿子走了一段平路，便上山了。他们抬得真吃力；前面的一个，汗珠如黄豆大，滴在山石上，我初次还错认为下雨；后面的两个，急促的喘声，却自然而然的会使人起了一种不安之心。走到太高峭之处，有时我们也下轿来步行，以减轻他们的劳苦，这自然使他们很高兴。轿夫大都是温州人，他们说的不三不四的官话，一听就知道是我的半同乡。五时上轿，到了八时才到滴翠轩。因为夜色朦胧，山径两旁的风光却不曾领略得到。晚霞留在山峰，云色至为绚烂；将圆的明月，同时在我们的后面升起；到